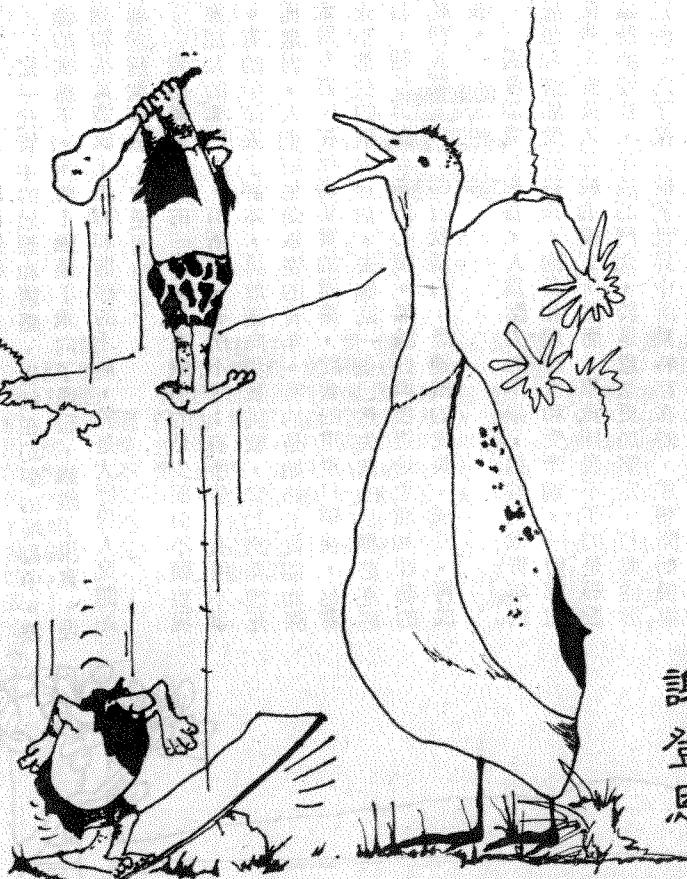


不平之鳴

謝登恩



正值寒假，閒居在家的我，奉母親之命，在年節來臨時，回鄉省親。那知辦完任務後，大伯竟抓了一隻白鵝，硬要我帶回高雄；在一番禮貌上的拒絕詞無法奏效後；加上那鄉下人特有的純誠臉色，叫這個還未學會說「不」的書生，難以推辭他們的美意，只好恭敬不如從命，在他們含笑的歡送中，不好意思的，帶着這位額外「旅伴」，踩着夕陽，踏上歸途。

待我心神甫定，才警覺這不知好歹的傢伙，還在袋子裡面蠢

去了靈活，臉上恰似水彩畫的調色盤，在五光十色的調和下，最後竟混成了慘白的紅色，心中只盼望着車子快到站啊！否則跳車的精采鏡頭必會出現！

我心神甫定，才警覺這不知好歹的傢伙，還在袋子裡面蠢去了靈活，臉上恰似水彩畫的調色盤，在五光十色的調和下，最後竟混成了慘白的紅色，心中只盼望着車子快到站啊！否則跳車的精采鏡頭必會出現！

滿面啊！在你們社會裡，「面子問題」或許不是最重要的事，但這對於具有強烈羞恥心的人類，它可是生命之一啊！人類為了珍惜它，常可暫時拋去理智，奮力一戰呢！你總不該得意忘形的，把人類優越感的現實問題忘掉啊！（尤其在這年關時節。）或許你是沐浴在萊茵河畔，叫人羨慕的高貴天鵝的後代；也許你來自那沒默契的獵鵝者槍下，僥倖逃生的天鵝的遺傳品！可是誰管這些優良傳統的重要性，誰理會死裡逃生的緊張、危險性呢？人們所講求的是現實！盡管你的血統多高貴！你的種族擁有多好和平、喜歡潔靜的高度道德性，但今世既生而為鵝，是難以逃出寄人籬下、受人宰制的命運的！除非你經過幾千年的突變和品種改良；否則勸你先別叫了！快去向人類學習如何向上帝禱告要緊呢！聽說那偉大的上帝是無所不能的，只要你能誠心的在睡覺前，合併你的腳掌，祈禱上帝賜你們奇蹟的種子，必有回音的！

其實！你也不必大叫委屈，在你們的生活中，可沒有悲慘的世界大戰發生，若有！亦是小場面的門嘴而已！如果人類能夠更聰明的學學你們這種君子之風，也不可能一錯再錯的重複這種野蠻、罪惡、愚蠢的殘殺！而你們社會的單純，猶如身上的羽毛那樣純白，絕不可能想像到人類，已聰明到把政治、經濟、體育混成一圈，印在世運會的會旗上了，聽說這六環的會旗，是八十年代人們所引以為傲的特產品，因為這些高度文明的複雜情節，只有自號為萬物之靈的人類，才有能力創造的；所以在你們學會禱告後，別忘了向上帝祈求高於人類智慧的頭腦，否則，還是感謝上帝使你們生活在充滿單純、快樂、愚笨的恩賜吧！相信上帝是非常寵愛這種把一切不如意都託附給他的子民，（只要他是誠心的禱告！）但目前最重要的，還是讓我們先向上帝禱告吧！「喔！神能的上帝！希望以後沒有這種叫人臉紅的差事，若有！也不是和這種聲音宏量的旅伴上車了！阿門！」

上車後，在那緊密的袋子裡，根本沒人注意這位坐霸王車的傢伙，何況他所遭遇到的，正如馬克吐溫的好友一樣躲在座墊下的資格。起初倒也相安無事；我也閒逸的遊目於車外的田野；看那懷孕的向日葵，向着西邊永恆的光芒，含羞的低垂着臉，熟紅、青黃互現的蕃茄，有如霓虹燈閃耀在一片翠綠的的大地上；水田中的秧苗，個個精神抖擻，舉着充滿活力的手，宛如正迎接着瀟灑的拍着翅膀，大地上呈現一片祥和、快樂的景象，恰與托爾斯泰在「復活」中，所描寫的苦悶、蒼寂背景，成強烈的對比！此時此景已把心中的雜念拋之車後，這種忘我、喜悅的心靈，亦隨着「四眼」所見而飛揚，早把一顆微笑的心，投入大自然的懷抱了！

突然！從座墊下，爆破性的冒出「咯！」的一聲怪叫，把我早已出竅的神魂，從車外拉回座位上，叫人更難為情的是；所有乘客（除了睡着的外）的頭，也同時一百八十度大旋轉，幾十個眼睛，不約而同的向我投射過來，帶着偵探式的眼光，想在我身上搜出這惡作劇的傢伙，在衆目直逼下的我，像是一位無心打翻墨水，將受責備的小孩，在一時情急下，窘得不知如何解釋這場「誤會」，只好用手安撫這位不守車上肅靜規矩的調皮旅伴，那知不拍則已，一拍竟連叫了三聲，一聲比一聲宏亮，不下於比才「卡門」歌劇中，那女高音的嗓門，更足與張飛在長板坡的一叫分庭抗禮，所不同的是：聲聲還隱寓着滿腹的委屈；如泣、如怨、如訴；真是餘音嫋嫋，不絕如縷，竟叫醒了睡着的乘客，各個揉着惺忪的眼睛，不知在回味夢裡的幻影，還是思索着這莫名其妙的「鬧鐘」而其他的乘客，更肯定、更迅速的回過頭來，在各個眼光中，已非剛才那樣單純、好奇了；有些人已稍皺着眉頭、帶着生氣的面容；只有天真的小孩，仍睜着大眼睛、咧着嘴，遇到奇蹟似的笑着說：「這是鴨子的叫聲！」，但所有乘客中，臉